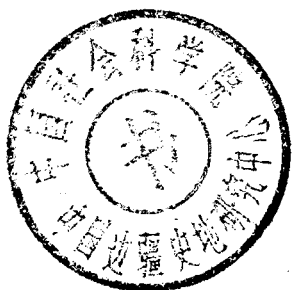


夔古通纪浅述校注

尤 中 校注



云南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昆明

前 言

1953年土地改革期间，云南省农民协会获《梵古通纪浅述》，交由云南省图书馆收藏。原书系手抄本，无撰者姓名。或谓剑川赵樾村家收藏有《梵古通纪浅述》一书，而1953年交云南省图书馆收藏之《梵古通纪浅述》，当即赵氏家藏者，但不知是原本还是转抄本。

宋代的大理国时期，云南省的白族中有《白古通》一书，传说此书是用白（梵）族文字写成的。顾祖禹写《读史方輿纪要》之时，仍引用了《白古通》的一部分文字。清朝康熙年间，圣元寺僧寂裕刊《白国因由》，他在该书《后记》中说：“菩萨累劫救护此处，盖有十八化云，备载《梵古通》。其本寺隔扇所图绘者，十八化内有几段，余皆开国除魔始末，缕之使千百年古迹如在目前。这段缘由是梵语。但梵字难认，故译梵音为汉语，俾阅者一见了然，虽未见《梵古通》，而大概不外于斯。”清朝初年之时，《梵古通》其书仍存，但已经是不易见到了。而《梵古通》所记载的史事，则普遍流传于大理一带的白族之中，故寂裕虽未见《梵古通》，也仍然能够叙述其所记载

的历史事件。

《焚古通》初成于大理国时期，是用焚文（白文）把唐、宋期间南诏、大理国的有关历史传说故事记录了下来。这些传说故事，直至近代仍流传于白族之中。《白族文学史》说这些传说故事是古代白族中的民间口头文学作品。

元朝以后，有不少人获见《焚古通》其书。于是，乃在原书的基础上加以演绎，并掺入了汉文“正史”书籍中的不少有关记录。《焚古通纪浅述》是最后演绎《焚古通》的一部书。此书的最后部分引用了大量《滇考》的有关记录资料，足以说明作者是清朝时期的人，看来是清朝末年的人。因为，在引用《滇考》时，《滇考》中的“我兵”等字，已被改为“清兵”。在作者的心目中，清朝以前的云南地方史都应属于白族古代史中的一部分，故演绎《焚古通》至明末清初。

《焚古通纪浅述》，顾名思义，是在于“浅述”《焚古通纪》，并非《焚古通》原书。此书的南诏、大理部分，既有足以补“正史”记载之所不足者，而更多的只能视为白族民间的传说故事。我赞成《白族文学史》的做法，把这些传说故事归入古代白族的民间口头文学作品之中。而这些传说故事受佛教的影响很大。元、明时期的部分，则与“正史”所载相符合一致，可以视为元、明时期的云南地方史。这部分记

录已经摆脱了佛教的影响。现在将《焚古通纪浅述校注》交付云南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就是希望能为读者提供一份研究云南地方历史及民族文化的参考资料。

《南诏图传·文字卷》是记述南诏历史与神话的较早文字资料，特作附录，以备考。

目 录

前 言	(1)
云南国记	(1)
蒙氏世家谱	(25)
附 郑买嗣纂蒙始末	(91)
大理国纪	(98)
三十七部	(115)
元世祖平云南	(122)
十一总管	(126)
大明三将军平云南	(134)
沙定洲陷云南	(138)
孙可望李定国窃据	(144)
苍山十九峰名义	(157)
十八溪名义	(158)
金沙江源委	(160)
鸡山志	(163)
创建寺田	(165)
附 辨疑	(166)
楚雄吕合仙迹	(167)
九州	(168)

各省古名在春秋战国时	(169)
历代帝王姓名承统国号合共三十国，自尧至明合计 四千零十年	(170)
永历皇上与吴三桂书	(173)
附录：南诏图传·文字卷	(176)

云南国记

云南，按《大理旧志》，爨人之初，有驃苴低者，其子低牟苴，居永昌哀牢山麓^(一)。其妇曰沙壶，浣絮水中，触一沉木，若有感焉，因娠，生九男^(二)。后沉木化为龙，众子皆惊走，季子背龙而坐，龙舐其背，故号九隆族^(三)。一曰牟苴罗^(四)，二曰牟苴兼^(五)，三曰牟苴诺，四曰牟苴酹^(六)，五曰牟苴笃，六曰牟苴托，七曰牟苴林，八曰牟苴颂，九曰牟苴闪^(七)。当是时，邻有一夫妇，生九女，九隆各娶之。于是，种类滋长，支苗繁衍，各据土地，散居溪谷，分为九十九部，其酋有六，号曰六诏焉。

(一) 低牟苴，原抄本作牟低苴。各本《南诏野史》引《白古记》作低蒙苴。蒙、牟同声，译写通用，则低蒙苴即低牟苴。依南诏蒙氏父子联名制，驃苴低之子当名低牟苴。

东汉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于今保山县设永昌郡，哀牢山即在今保山县东部。而低牟苴生活的时代则在设永昌郡前的远古时期。

(二) 《华阳国志·南中志》：“永昌郡，古哀牢国。哀牢，山名也。其先有一妇人，名曰沙壶，依哀牢山下居，以捕鱼自给。忽于水中触有一沈木，遂感而有娠。度十月，产子男十人。”《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哀牢列传》：“哀

牢夷者，其先有妇人名沙壹，居于牢山。尝捕鱼水中，触沈木若有感，因怀妊，十月，产子男十人。”

（三）《华阳国志·南中志》：“后沉木化为龙出，谓沙壹曰：‘若为我生子，今在乎？’而九子惊走。惟一小子不能去，陪龙坐，龙就而舐之。沙壹与言语，以龙与陪坐，因名曰元隆，犹汉言陪坐也。沙壹将元隆居龙山下。元（龙）〔隆〕长大，才武。后九兄曰：‘元隆能与龙育，而黠有智，天所贵也。’共推以为王。时哀牢山下复有一夫一妇，产十女，元隆兄弟妻之。由是始有人民，皆象之，衣后着（十）尾，臂胫刻文。元隆死，世世相继，分置小王，往往邑居，散在溪谷。绝域荒外，山川阻深，生民以来，未尝通中国也。南中昆明祖之，故诸葛亮为其国谱也。”《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哀牢列传》：“后沈木化为龙，出水上。沙壹忽闻龙语曰：‘若为我生子，今悉何在？’九子见龙惊走，独小子不能去，背龙而坐，龙因舐之。其母鸟语，谓背为九，谓坐为隆，因名子曰九隆。及后长大，诸兄以九隆能为父所舐而黠，遂共推以为王。后牢山下有一夫一妇，复生十女子，九隆兄弟皆娶以为妻，后渐相滋长。种人皆刻画其身，象龙文，衣皆著尾。（自此以上并见《风俗通》也。——原注。）九隆死，世世相继。（《哀牢传》曰：‘九隆代代相传，名号不可得而数，至于禁高，乃可记知。禁高死，子吸代。吸死，子建非代。建非死，子哀牢代。哀牢死，子桑藕代。桑藕死，子柳承代。柳承死，子柳貌代。柳貌死，子扈（栗）〔栗〕代。’——原注。）乃分置小王，往往邑居，散在溪谷。绝域荒外，山川阻深，生人以来，未尝交通中国。”

按：九（元）隆（龙）神话故事，显然是东汉时期滇西哀牢部落中的传说。东汉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设置永昌

郡之后，此传说即为当时的汉族搜集到，杨终《哀牢传》是此传说的一部分；《华阳国志·南中志》、《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哀牢列传》亦取材于此传说。哀牢部落人口的分布区域，据《华阳国志·南中志》、《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以及《史记》、《汉书》的有关记录加以考订，在今云南省西部的云龙、永平、保山三县境内，部分人口散及今龙陵县境，与傣、德昂等族的先民共同杂居在一起。沙壶或沙壹浣絮之处，或捕鱼之水，据明、清时期的方志记录，在今保山县城西郊之易罗池中。易罗池又名九龙池，即九隆池。关于九隆族即哀牢部落的民族成分问题，《华阳国志·南中志》在引述九隆神话传说故事之后，紧接着便说：“南中昆明祖之。”即九隆族、哀牢部落是三国时期南中地方（今云南、贵州及川西南之地）昆明族的祖先。昆明族是形成近代彝族的核心。九隆神话乃原始的感生神话，其产生的时间显然是在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的阶段。沙壶或沙壹是母系氏族社会中的代表，九隆则是父系氏族社会的开始。依杨终《哀牢传》，九隆氏族代代相传居住在滇西，九隆之后传了多少代已“不可得而数”，至禁高之时，“乃可记知”。禁高四传至哀牢。显然是在哀牢充当部落酋长之时，这个出自九隆氏族的部落乃以其酋长之名而称哀牢部落。哀牢又五传（包括哀牢本人在内）而至扈栗（栗）。《后汉书》扈栗（栗）作贤栗。贤栗于东汉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年）降附东汉王朝。如此，则哀牢生活于公元前1世纪左右的西汉中年以后；禁高生活于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间的秦、汉之际；九隆生活的时间当在公元前11世纪左右的商、周之间。九隆族是滇西的一个最原始的氏族。九隆之后，“世世相继，分置小王，往往邑居，散在溪谷”。

到公元前3世纪末至公元前2世纪初的秦、汉之间，形成了《史记·西南夷列传》中所记载的“西自桐师（在今保山县）以东，北至叶榆（在今大理、洱源一带）”的昆明部落群。这个昆明部落群，是从原始的九隆族繁衍而来的。再到公元前1世纪左右的西汉中期，在这群昆明部落中，有一个部落的首长名为哀牢。于是，这个昆明族的部落便称之为哀牢部落。九隆族和哀牢部落都是滇西彝族的祖先部落。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保山县一带的彝族仍定期集会祭祀九隆的石雕像。

《僂古通纪》，顾名思义，所记载的是僂族即白族古代史。然而，九隆族及“哀牢夷”乃彝族祖先。因唐代南诏统治者蒙氏家族乃“哀牢夷”之后。而南诏独立建国之后，白族在南诏国范围内起着实际上的主体民族作用。又南诏蒙氏王族自蒙舍（今巍山）进入白族聚居中心的大理之后，便逐渐的白族化了。所以，《僂古通纪》便把九隆神话传说纳入了白族古代史之中。

（四）明代倪辂《南诏野史》（以下简称倪本），清代王崧《南诏野史》（以下简称王本）引《白古记》（即《白古通纪》）作阿辅罗。苴罗与辅罗乃译音之稍舛。至于以“阿”代替“牟”，似即彝、白族中不呼他人之姓，而于所呼人名之前加“阿”以示亲切之习俗。则阿辅罗实即牟苴罗。又清代胡蔚《南诏野史》（以下简称胡本）引《白古记》作蒙苴附罗，即牟苴辅罗。可见，各本《南诏野史》所记者虽异，实则为一。

（五）倪本、王本《南诏野史》引《白古记》亦作牟苴兼。胡本则作蒙苴廉。“蒙”即“牟”；“廉”为“兼”之误。

（六）“酌”为“酬”之俗字，胡本《南诏野史》“酌”即作“酬”。

(七) “閃”，王本《南诏野史》引《白古记》亦作閃。倪本《南诏野史》则作“闕”。胡本又作“闕”。《南诏备考》增损胡本《南诏野史》而注之云：“闕，初六切，音玼。”诸书所载不同，难辨孰是，姑并录之以待考。

蛮语称王为诏，谓背为九，谓坐为隆(一)。

(一) 各本《南诏野史》于九隆世事均引《白古记》，与《白古通记浅述》所载者详略互异。今录倪本所引者如下：“三皇之后，西天摩竭国阿育王第三子鰲苴低娶欠（原本作戾。但王本、胡本均作欠。今从多数改。）蒙亏为（原本作其。但王本、胡本均作为。今据之以改。）妻，生低蒙苴，苴生九子，名九龙氏。长子阿辅罗，即十六国之祖。次子蒙苴兼，即吐蕃（吐字原本作土。今改。）之祖。三子蒙苴诺，汉人之祖。四子蒙苴酌，东蛮（按：在今四川凉山州境内）之祖。五子蒙苴笃，生十三子，五贤七圣，蒙氏（按：指南诏）之祖（之字原本无，依上文意增）。六子蒙苴托，居师子国。七子蒙苴林，交趾（今越南北方）之祖。八子蒙苴颂，白崖（今弥渡县红岩）张乐进求之祖。九子蒙苴闕，白夷（按：指傣族）之祖。”按：此所引《白古记》未曾言及沙壶触沉木而生子之事。则《白古记》或未记载此事。显然是以“西天摩竭国阿育王第三子鰲苴低”及其子低蒙苴代替了沙壶和九隆。此乃南诏统治时期佛教在白族中盛行时，佛教徒所作的附会。而倪本却在引上段《白古记》之后，附加按语说：“《哀牢夷传》（按：指《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哀牢列传》），古有妇名沙壶，因捕鱼，触一沉木，感而生十子，后木化为龙，九子惊走，一子背坐，名曰九隆。又云（按：原抄本云字作雲），哀牢有一妇名奴波息，生十女，九隆兄弟各娶之，立

为十姓，曰董、洪、段、施、何、王、张、杨、李、赵。九隆死，子孙繁衍，各居一方，而南诏出焉。”后者乃南诏以后白族中的民间传说，它把南诏时期白族中的大姓杨、赵、李、董等都说成了九隆族的后裔。又《谈荟》卷十《鬲髯变人视事》引《白古通》载九隆族事，其内容显然是《南诏野史》引的《白古记》与《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哀牢列传》之揉合。其文云：“天竺阿育王第三子骠直低，子曰低牟直（一作蒙迦独——原注），分土于永昌之墟。其妻摩梨羌，名沙壹（按，壹又作壶），世居哀牢山下。蒙迦独尝为渔，死池水中，不获其尸。沙壹往哭之，见一木浮触而来，妇坐其上，觉安。明日视之，触身如故。遂时浣絮其上，感而孕，产十子。他日，浣池边，见浮木化为龙，人语曰：‘为我生子安在？’众子惊走，最小者不能走，倍（按，应作背）坐，龙因舐其背而沉焉。沙壹谓背为九，坐为隆，名曰九隆。九隆长而智黠，尝有天乐随之。时哀牢有苴波息，生十女。九隆（按：原本作龙，今依上文改）兄弟娶之。厥后种类蔓延，分据溪谷。是为六诏之始。”《南诏野史》、《谈荟》所引之《白古记》及《白古通》，实为一书，而所记载的同一事件，却互有出入。盖非《白古通》原文，是乃节略，或稍本原书内容而演绎之耳。以上《白古通纪浅述》之文亦如此。

又哀牢九隆事，最初被搜集入《风俗通》，为《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哀牢列传》所引用。知此传说在汉代已流行于滇西的哀牢部落中。至唐代，南诏蒙氏继续沿袭此说。迨佛教盛行于南诏主体民族的白族中时，又被掺入佛教色彩。此即《白古通》所记载的九隆世事，亦即演绎《白古通》的《白古通纪浅述》内容之由来。

南皋子曰：大禹之导黑水，通叶榆而入南海，即今大理榆城泽国洱水是也。其色黑，如渍榆叶，在当时所谓建五长以率之。又云：《禹贡》荆、扬不产犀象，而以齿革为贡。盖徼外（徼音要，边也）南国，在荆、扬之域也。

周显王时，遣弟庄跻上略巴、黔，遂王其地，曰滇国，与僰人国通和，又曰滇池。此春秋之时也^(一)。后经二百年，汉武帝元封二年^(二)，遣张骞使西域还。谓武帝曰，天竺国去蜀不远。再遣骞通道南滇，册封哀牢夷第八族牟苴颂四世孙仁果为滇王，统辖叙州^(三)、乌蒙^(四)。三国时，诸葛孔明南征，自越嶲^(五)，经会川^(六)，历三绛^(七)，五月渡泸（即金沙江也——原注），深入不毛弄栋之地^(八)。建兴三年乙巳^(九)三月，至白崖^(一〇)，铸铁柱，上列天地日月星辰雷电云雨，中界神明之像，号曰天尊柱。盖马援征南标铜柱，会诸侯夷主、僰人酋长而祭之，自是岁以为常。武侯册封仁果九代孙龙佑那为采地主，赐姓张氏。又赐各酋长杨、李、赵等姓始于此^(一一)。彼时白崖有雍闿者，聚兵猖獗，武侯捕获而斩之^(一二)。又有孟获者，为汉所不服，武侯生擒致营中，七擒七纵以服其心，后悉收之以为国属^(一三)。割永昌，益州郡地设云南郡于白崖^(一四)。诸夷慕武侯之德，渐去山林，移居平地。《后汉书·哀牢传》云，文绣罽毼，谓僰人所服之衣用毛布，即今氍毹皮也。武侯凯回，留所

部军于金齿永昌郡等处，一以伺察夷意，一以化其风俗。即今诸葛营、旧汉营是也^(一五)。唐太宗时，仁果三十三代孙张乐进求朝觐，封云南镇守将军。太宗贞观三年己丑^(一六)，天师观星曰：“西南有王者起。”上命永昌酋长弥芮忽访之。彼有九隆族第五牟苴笃三十六代孙细奴罗者出，本名独罗消，居永昌哀牢山，其母摩利羌，往龙池浣衣，若有所感而娠，生九子，八子皆随其父龙迦独化龙而去，惟独罗消以母所爱而乞归永昌，酋长访知其异，而力求之甚。其仆有波洗者，善为计策，以己子与独罗消一日生者名细奴罗抵独罗消名，交使者领讫。仆遂杀一牝犬，剖^(一七)其腹而包独罗消，以掩其光，仍令犬子啣乳。使者复搜其家，别无小儿而返^(一八)。仆即取出独罗消^(一九)，襁褓窃负而逃^(二〇)于蒙舍（即今蒙化府是也。——原注）^(二一)。先是，竺国有毗罗，其王曰阿育王，以其宫妃产一豕，怪而杀诸宫人^(二二)。其师四祖优婆趋多尊者，谓王曰：“王将证果，何以杀为？欲忏其罪，必须造浮屠宝塔，始得免焉。”王乃遣诸鬼兵，造塔于天上人间、龙宫海藏，以供养佛之舍利^(二三)。一日，王与师点视其塔，至于爨国杨南村原造塔所^(二四)。问师曰：“此国山明水秀，有何灵迹？”师曰：“此处古称灵鹫山，昔释迦如来为法应菩萨、观音为常提菩萨时，常于此地修行传道。当时此地名妙香城，观音菩萨后常来此地去怪，建国救民。当令第

三子驃直信来镇此地。”(二五)王乃升光焰天，告天王曰：“乞遣天宫尊者而贤者十七人，下降樊国，神助吾子以镇其界。”后五十年，与师入碧溪山圆寂焉(二六)。

(一)《史记·西南夷列传》载，遣庄驍入滇者乃楚威王(公元前339年至公元前329年)，《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则谓为楚顷襄王(公元前298年至公元前263年)，皆非周显王。《白古通》及《白古通记浅述》盖采正史与白族中的传说故事揉合为文。如校之正史，则往往讹误。

(二)元封二年，即公元前109年。

(三)叙州：今四川宜宾。

(四)乌蒙：今云南昭通。

又《史记·西南夷列传》：“及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博望侯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今阿富汗)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今印度)，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或闻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骞因盛言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国道便近，有利无害。于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使间出西夷(今四川凉山州)，西指求身毒国。至滇，滇王尝羌乃留为求道西十余辈。岁余，皆闭昆明，莫能通身毒国。”“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天子发巴、蜀兵击灭劳侵、靡莫(在今曲靖、寻甸、嵩明一带)，以兵临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诛。滇王离难西南夷，举国降，请置吏入朝。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叙州、乌蒙为宋、元以后地名。《汉书·地理志》犍为郡有犍道县，至宋朝时期改为叙州。而秦朝至西汉初年则为“樊

侯国”，乃僰人的主要聚居区之一。乌蒙在汉代则为犍为郡朱提县。《僰古通纪浅述》于此亦将白族中的传说故事与正史中的有关记录揉合。故时间、地点、事件皆多所淆乱。

(五) 越嶲：今西昌。

(六) 会川：今会理。

(七) 三绛：县驻今元谋北部之姜驿。

(八) 弄栋之地：今姚安。

(九) 建兴三年己巳，即公元225年。

(一〇) 白崖：今弥渡县红岩。

(一一) 《华阳国志·南中志》：“建兴三年（公元225年）春，亮南征，自安上（今四川屏山）由水路入越嶲（郡驻今西昌）。别遣马忠伐牂牁（郡驻今贵州福泉），李恢向益州（郡驻今晋宁县晋城），以犍为太守广汉王士为益州太守。高定元（按：越嶲郡叟族首领）自旄牛（今汉源）、定笮（今盐源）、卑水（今美姑）多为垒守。亮欲俟定元军众集合，并讨之，军卑水（今美姑河）。定元部曲杀雍闿及士庶等，孟获代闿为主。亮既斩定元，而马忠破牂牁，李恢败〔夷〕于南中。夏五月，亮渡泸，进征益州。”又《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说：“亮至南中，所在战捷。闻孟获者，为夷、汉所服，募生致之。既得，使观于营阵之间。问曰：‘此军何如？’获对曰：‘向者不知虚实，故败。今蒙赐观看营阵，若只如此，即定易胜耳。’亮笑，纵使更战，七纵七禽，而亮犹遣获。获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遂至滇池。南中平，皆即其渠率而用之。”则诸葛亮南征时兵分三路。诸葛亮本人率西路军溯泸水（金沙江）而上，入越嶲郡（今四川凉山州）。在越嶲郡打垮叟大帅高定元的地方民族武装之后，乃自三绛县

（驻今元谋县北部金沙江北岸之姜驿）以渡过泸水（金沙江），尾追孟获军入益州郡而“遂至滇池”。诸葛亮本人并不曾至滇西的永昌郡。因当时永昌郡大姓吕凯守住永昌郡，与益州郡叛乱的首领雍闿、孟获等相对抗而拥护蜀汉。《三国志·蜀书·吕凯传》说：“吕凯，字季平，永昌不韦（今保山）人也。仕郡五官掾功曹。时雍闿等闻先主薨于永安，骄黠滋甚。……永昌既在益州郡之西，道路雍塞，与蜀隔绝，而郡太守改易，凯与府丞蜀郡王伉帅厉吏民，闭境拒〔雍〕闿。……凯威恩内著，为郡中所信，故能全其节。及丞相亮南征讨闿，既发在道，而闿已为高定元部曲所杀。亮至南，上表曰：‘永昌郡吏吕凯、府丞王伉等，执忠绝域，十有余年，雍闿、高定逼其东北，而凯等守义不与交通。臣不意永昌风俗敦直乃尔！’以凯为云南太守，封阳迁亭侯。”诸葛亮南征之前，今滇西的大理州、保山地区、德宏州一带属永昌郡；今楚雄州以东则属益州郡。以滇池地区为中心的益州郡，在雍闿、孟获的盘据之下反蜀；滇西的永昌郡则在吕凯的控制中拥护蜀汉而与雍闿、孟获对抗。诸葛亮军入益州郡后，不再到没有叛乱的永昌郡，只是把永昌郡的东部（今大理州）之地分出设为云南郡，以吕凯为云南郡太守而北归。《白古通记浅述》于此亦将正史与白族民间故事相揉合。

又《后汉书·马援传》，建武十八年（公元42年），马援将兵征交阯，“进击九真（郡驻今越南清化）贼征侧余党都羊等，……斩获五千余人，峤南悉平。”《注》引《广州记》说：“援到交阯，立铜柱，为汉之极界也。”马援征交阯立铜柱之处在今越南北方。《焚古通记浅述》说焚人酋长亦参与祭铜柱，实属附会。

（一二）《三国志·蜀书·张裔传》：“先是，益州郡